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95/19
13 December 1994
CHINESE
Original: FRENCH

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4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包括巴勒斯坦境内
人权遭受侵犯的问题

特别报告员勒内·费尔伯先生按照人权委员会
第1993/2A号决议提交的关于1967年以来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人权情况的报告

目 录

	<u>段</u>	<u>次</u>	<u>页</u>	<u>次</u>
导 言	1	5	2	
一、特别报告员的活动			3	
二、人权遭受侵犯情事	6	49	6	
三、加沙境内情况	50	65	12	
四、结论和建议	66	80	13	

导 言

1. 继特别报告员1994年1月短期访问后(访问情形已载入一份简短的报告),他于1994年10月16日至27日又访问了以色列和被占领领土,并访问了加沙和杰里科。陪同他前往的是,人权事务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和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一名口译员。应予感谢的是联合国在被占领领土的特别协调员T·E·Larsen先生,他帮助安排了在领土各地的访问和访问小组的行程;还应予感谢的是以色列外交部长,他同意前访某些保留区(监狱)的请求因而便利了特别报告员的工作,并准许访问团享有完全的活动自由。

2. 有一些重点应当在此加以说明:

- (a) 人权委员会的特别报告员仍然是唯一获得正式授权经准许可在以色列和被占领领土上自由往来的人;
- (b) 调查以色列侵害被占领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是由联合国大会授权的,但从未曾获准进入这些领土,今年也再次不能进入加沙或杰里科。证据一直是在邻国埃及、约旦和叙利亚收集的;
- (c) 特别委员会1994年4月和5月所收集的证据已反映在提交大会的报告(A/49/511)。该报告载有特别委员会的结论;
- (d) 1994年8月26日,特别报告员在日内瓦万国宫同特别委员会的三位成员进行了会谈。当时特别委员会的成员正在举行一次工作会议;
- (e) 特别报告员同意应当将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归档。他将不恢复听取证词,因为这业已完毕;当然,他仍保留听取任何可能有助于他履行任务的人作证的权利,但他不打算建立一份证人名单。

3. 最后,应当强调的是,以色列和巴解组织之间签订的《原则声明》、相继达成的协议以及加沙地带和杰里科实现自治等情事现已改变了被占领领土上的政治情况。已开始的和平进程被认为是不可逆转的,以色列当局现在肯答复对其提出的所有意见和关于被占领领土上不尊重人权的所有批评。希望和平进程的继续会促进解决产生的问题;在此期间,不宜计划采取任何其他步骤。

4. 1994年10月19日星期三特拉维夫的血腥袭击正好发生在特别报告员的访问期间。在此之前,Wachsman下士被劫持,以色列军方援救这名年轻士兵未成。几个星期之前,在西耶路撒冷的一条行人区街道上交火造成若干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袭击者。此类事件自然加强了反对和平进程的以色列人的情绪,增加了赞成采取严厉和强烈镇压的人们对政府的愤怒和压力。

5. 据以色列在被占领领土的人权新闻中心负责人员所说,在欲实施人权并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达成和平解决办法同采取惩罚性政策对付被占领领土上所有阿拉伯人之间,要谋求平衡是极其不易的。诸如在访问期间发生的这些袭击事件无意中导致了民众赞成镇制的反应。我们必须承认,虽然我们毫不恐惧,但在我们的整个访问期间我们在以色列以及在被占领领土和加沙都注意到一种几乎可感觉到的紧张情势。

一、特别报告员的活动

1994年5月30日,星期一	在日内瓦, 人权委员会各特别报告员举行
1994年5月31日,星期二	会议
1994年8月26日,星期五	在日内瓦同特别委员会成员会谈
1994年10月17日至25日	在以色列和被占领领土的工作计划

1994年10月17日,星期一

特拉维夫

同朱迪亚、萨马里亚和加沙区一般政府活动副协调员A.-S.Ramot准将会谈;
同军法总检察官办事处国际法律科科长David Yahav上校会谈。

耶路撒冷

同司法部长会谈;
同独立的巴勒斯坦公民权利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Hanan Ashrawi女士会谈。

1994年10月18日,星期二

加 沙

同联合国在被占领领土的特别协调员T·E·Larsen先生会谈;
同亚西尔·阿拉法特主席会谈;
同加沙权利和法律中心的Raji Sourani先生和其他成员会谈;
同Haidar Abdel Shafi先生会谈。

1994年10月19日,星期三

同被占领领土联合国特别协调员办事处的A·Overkill将军及其工作人员会谈,
事关培训巴勒斯坦警察单位;
同巴勒斯坦当局司法部长Freih Abu Middein先生会谈;
同巴勒斯坦警察部队首长Nasser Youssef少将会谈。

1994年10月20日,星期四

耶路撒冷

同设在特拉维夫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团团长Andreas Wigger先生和设在耶路撒冷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分团团长Darcy Christen先生会谈。

拉马拉

同曼德拉政治犯研究所所长Ahmad Sayyad先生会谈;
同Al Haq 人权组织的Fateh Azzam先生和工作人员会谈;
视察一所遭到搜查的住房和一所其入口被查封的住房。

特拉维夫

同以色列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先生会谈。

1994年10月21日, 星期五

内格夫沙漠

同Annsar III “Ketziot” 拘留营主管Lek Gez上校会谈;
查访拘留营;
在无人监视下访谈九名囚犯。

1994年10月23日, 星期日

耶路撒冷

同以色列外交部副部长Yossi Beilin先生午餐会谈。

1994年10月24日, 星期一

耶路撒冷

在以色列被占领领土人权新闻中心与其执行主任Yizhar Be'er 先生和研究员
Yuval Ginbar先生会谈;
同土地和水资源研究及法律服务机构的主任Khader Shkirat先生会谈。

1994年10月25日, 星期二

希布伦

同希布伦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办事处 Eric Marquelet 先生和工作人员以及希布伦Al Haq人权组织工作人员Zahi Jaradat先生会谈;

同希布伦市长Mustafa Abdel-Nabi Natshe先生会谈;

市议员Zraya博士陪同参观市区;

查访希布伦附近设在Dahariya的监狱。

耶路撒冷

同以色列外交部人权司司长Erella Hadar女士会谈。

二、人权遭受侵犯情事

A. 人 民

6. 与其讨论一系列个别情事,我们不如根据一些非政府组织和特别委员会所收集到的证据作出一些观察分析。这些证据引起我们的注意是因为它们出现在现已分发的一些报告中。

7. 不过,我们愿指出,每当一前犯被领到我们面前,都提到讯问冗长条件难以接受这一问题(例如坐在无靠背的椅子上,双手被绑在身后等等)。有些证人提及囚房狭小,他们在囚房内被讯问时,双手被系于固定在天花板的铁环上。心理压力得难以忍受;有一释放的囚犯告诉我们说,为了使他招供,讯问人员带来即将待产的妹妹,威胁他如果他不合作就强奸他妹妹。就有些案例而言,讯问及其伴随而来的苦难可延续到30来天之久,即使嫌犯后来被认定无罪。

8. 1994年10月21日,我们查访了内格夫沙漠Ketziot军管拘留营。这一拘留营于1988年临时设立,以减缓西岸各监狱的拥挤情形。目前仍在使用,比原先大了五倍。拘留人数可达7,500犯人。我们注意到有几处已被关闭,被拘留人数减至853人,其中包括85名行政犯。

9. 这一监狱应当速予关闭。但其主管告诉我们说,新囚犯不断被送来短期拘留。

10. Ketziot拘留营的地点是在以色列领土内的内格夫沙漠,这一事实本身就违反日内瓦第四公约,其中规定禁止将犯人拘禁在非其本国的一个国家境内。

11. 拘留营地点偏远,探访囚犯十分困难。每个月每名囚犯只准接受两名成人和两个孩子探访。有些家庭必须花费一整天时间到达拘留营。由于大多数探访者为妇女们,探访前必须经过搜身,如由士兵执行搜查,这就成为一个严重问题。穆斯林世界不能容忍这种做法,因为这种做法有悖于穆斯林信徒的传统和规矩。

12. 临时措施变成为长期措施,情况日益不能忍受。囚犯所住用的军用帐篷耐用期短,经不起沙漠条件。

13. 囚犯都很年轻。我们查访时,营内囚犯的平均年龄为25至26岁。他们在白天受到气温接近摄氏40度、夜里气温降至零度的折磨。对于他们,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14. 拘留营周围有铁丝网,并有车辆能使用的堤防,因此营地就象是一个巨碗。

15. 由于囚犯必然整天彼此交谈,在某些情形下谈论就自动变成政治聚会。最有影响力的囚犯很快就施影响于其他人,我们可以说,在这类情形下,拘留营事实上是一对抗以色列占领者的训练中心。这一现象是拘留营主管告诉我们的。他说,巴勒斯坦人最近发动的袭击就是不久前(几个月前)从Ketziot拘留营释放的个人分子干的:如耶路撒冷行人区街道发生的自动步枪袭击事件,Wachsman下士被劫持及其后来以色列突击队援救未成被处决事件,以及1994年10月19日一名巴勒斯坦年轻人在特拉维夫市营巴士上进行的血腥自杀性袭击。

16. 经我们的要求,我们会见了一群为数九人的囚犯,在无以色列警卫的监视下同他们谈了话。他们之中大多数提到上述探访制度,并说在Ketziot拘留营普遍存在的条件下拘禁是多么难以忍受。有些囚犯诉说生病时得不到适当治疗:营里的军医常被改换,病例得不到后续照顾。由于营里缺少卫生,常发生皮肤病感染,拘

禁条件恶劣常常引起背痛问题。营里无牙科医疗,遇严重病例,很难转送医院治疗。得到的食物则与给予看守拘留营士兵的食物相同。伙食是由从囚犯中挑选出的伙食员办理的。

17. 我们开列了一份八名囚犯名单,这些囚犯是我们想会见的;拘留营主管立即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把八名中的七人集中在一起(第八名囚犯早先已获释),另有两名则是自动加入的。

18. 下列囚犯是我们在 Ansar III Ketziot 营会见的:

Samir Mohammed El Aloul先生;
Abed El Rahman Mahmoud Jumaah先生;
Mahmoud Ismail Atweh先生;
Khadr Mahmoud Abbas先生;
Nizar Awadhallah先生;
Majih Eid先生;
Ahmed Qatalmish先生。

另两人的姓名可惜未予记下。

19. 应当提到的是,在Ketziot 营的85名囚犯是行政犯。他们已服满刑。但由于他们被认为是危险分子。因而继续被拘禁,每次延期六个月,可延期三次。Ahmel Qatalmish先生在我们的探访前几天刚被给予第三次为期六个月的拘留期。

20. 我们愿感谢拘留营主管 Lex Gez 上校处事开通,他坦直地答复了我们的所有提问,准许我们察看营地,并立即同意我们想会见一群囚犯的要求。这些囚犯的姓名是在我们抵达时提供给他的。

21. 1994年10月25日探访设在希布伦附近 Dalariya 的监狱可进一步说明囚犯的拘禁条件很差。每个大统间容纳约30名囚犯,以草席为床垫。唯一的亮光从四米高墙壁上方小孔透入的。虽然在这监狱的监禁为期较短,这也不足弥补拥挤情况和缺少基本卫生条件。

22. 这两个监狱都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的定期查访。

23. 我们有意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囚犯问题上,因为这是我在被占领领土上所会见的各非政府组织代表都始终提到的问题,他们认为囚犯问题尤其是涉及政治犯的问题须首先予以处理。

24. 直接涉及囚犯的另一问题是对行动自由的阻碍,每次袭击之后--在此我们要说明我们并不是不归咎残忍的恐怖主义行为,以色列都采取集体处罚措施。通常是,领土和自治区均被封锁,阻止巴勒斯坦工人去以色列境内工作,因而剥夺了他们的唯一收入。

25. 这一做法不利于以色列的农业,尤其是建筑业,使得政府只得准许雇用外籍工人,特别是泰国籍工人。

26. 这些措施总的影响是不难估计的,据了解加沙地带有20,000多巴勒斯坦人须到自治领土外工作。1994年10月19日下午我们遇见了他们,他们被打发回家但并未被告知对付他们的这些措施会持续多久,这正好是在特拉维夫袭击事件发生之后,事实上进行这一袭击的一名恐怖主义分子并非来自加沙。

27. 集体惩罚是有严重后果的,即便根据同我们谈过话的一个以色列外交部人员,这样做可确保巴勒斯坦工人的安全而不致成为以色列境内报复行为的受害者。

28. 封锁领土和加沙地带还可阻碍这一小小地区的学生去西岸上学。

29. 因缺少行动自由而受到普遍影响是,无护照的巴勒斯坦人因此只有依据以色列当局特别为每种情形签发的证件才能旅行。

30. 1994年2月25日在希布伦教士墓地内亚伯拉罕清真寺发生大屠杀事件后即在当地宣告实施商业限制。除了关闭该清真寺阻止穆斯林信徒参观他们的传统朝圣地之外,还决定关闭希布伦地中央市场以保护旧城内的小移民点。如今农人和供应市场的菜园业者只得在车行不绝的市内圆环一带临时凑合起的市场兜售他们的农产品,范围小于原有的菜市场。关闭市场连带导致市场周围一带店铺的关闭,因为这些店铺已无顾客光临。

31. 为保护市中心的移民者(约40至50人)经常维持强有力的军事控制。通往以色列人住家的街道均以混凝土块料加以阻挡,为移民者进出方便所需的街道或供进入巴勒斯坦人住房的街道则都由武装士兵严加控制。巴勒斯坦人的车辆不准进入市中心,住在该区的居民必须绕远道回家。往返学校的学童也须受到同样的控制,好象他们生活在被封锁的地区。

32. 移民者常以投掷石块、烧毁车辆、砸破窗子等等方式对巴勒斯坦人惹是生非,挑衅骚扰。

33. 希布伦的居民感到不耐烦,不再能够忍受自家住子被击的居民,特别是住处接近Kiryat Arba移民点的人纷纷放弃他们的住家。但以色列当局不准在市区内建造新房。如无许可证造房,则予摧毁,而许可证的签发少之又少。我们不能不感到,所有这些做法无非是阻碍希布伦城里的正常生活,致使希布伦居民离去以促成这个城市的“以色列化”。

34. 无需加以补充说明的是,希布伦已成为领土上一个十分敏感的地方,在城内任何时候都可能触发暴行,这当然又会导致严厉镇压。

35. 为结束本报告中述及直接侵犯个人情事的这一部分,应当加以强调的是,从法律观点来看在被占领领土上普遍存在不安全感。除了以色列的立法外,管理领土的军事当局也发布了许多命令付诸实施。规则因社区和地区而异,不仅视签发命令的指挥官而定,而且也视每一地方发生的事件或骚动而定;即使原先的条款已销声匿迹,这些规则却仍然生效。

B. 水

36. 在这样一个包括被占领领土和加沙地带在内的地区,水储量和公共用水供应的重要性是不难想象的。除了少数例外(伯利恒、拉马拉),水供应都受以色列人的控制。

37. 水消费的管理是根据配额制:巴勒斯坦人每一居民每年可得到120立方米供水,而以色列移民每人每年则可得到600立方米的供水。水的价格对巴勒斯坦人而言为1.60美元1立方米,而对移民点则为0.60美元。

38. 据估计,水的年储量约为6亿立方米,其中分配给巴勒斯坦人的仅占1至1.2亿立方米;其余的全受以色列当局控制,为移民点提供用水(便并非完全如此)。

39. 在实施自治之前,加沙每年约可得到2,000万立方米供水;这一配额已减少到1,000万立方米。应当强调的是,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均无自来水装置。

40. 我们关于水供应的一些提问所得到的回答是,巴勒斯坦人钻井并不受到阻止。但钻井深度不得超过100米。而移民点的钻井深度则可达到地下500米,达到水源的机率较大,且可干扰深度较浅的蓄水池。

41. 这些资料是土地和水资源研究及法律服务机构主任Khadr Shkeirat先生提供给我们的,他的工作是维护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权和用水权。

C. 土 地

42. 虽然如今人人都认为在被占领领土上增建以色列移民点的政策须予终止,但在我们访问地区接触到的人们也认为现有移民点都在扩大。

43. 占据巴勒斯坦人土地的方法如今很可能有所改变:某些移民点(希布伦)的范围有所扩展,邻近巴勒斯坦人土地上的树木被根除以增大移民点的面积。对法律申诉实际上未采取任何行动,也没有对罪方加以阻止。

44. 土地被征用是为了建筑便利通往移民点的道路,以便移民点彼此相连和避免经过巴勒斯坦人社区。征用是以公共利益为由实施的(例如为了设置采石场)。土地遭到没收是为了建立“自然保护区”。可以看到的是,象我们参观过的两处采石场占地100万平方米,则处于两个移民点之间的分界线上,从而形成为广阔的控制地区。

45. 巴勒斯坦人一般反对他们的土地被没收,因此拒绝接受给他们的补偿。向法院提起诉讼案的结果仅是,这是计划或业已执行,给予补偿而了事。

46. 在我们1994年1月第一次访问中,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住房被毁坏的问题,这些住房或被或可能被恐怖主义用来藏身。这种镇压做法看来已不再使用,或不再有计划地加以使用。但另一种办法,即查封住房的现象,如今却仍然可以见到。

47. 在拉马拉,我们看到一所住房的入口自1990年以来即被查封,居住者则仍然住在住房前临时凑合起来的一个简陋小棚。小孩们只知道自家房子的外貌和被封着的门户。显然无人能作出决定这所住房何时和如何才能开封归还房主。在这方面尚无任何规定可循,在无从获得决定的情形下,全家人继续受到惩罚。

48. 在同一城镇,有一家人于1994年10月19日星期三凌晨二时被一批军官(据居住者的证词,为四、五个人)叫醒,他们用扩音器命令所有居住者到房子外面。他们的目的是要逮捕一名嫌疑犯,即该家庭的一个孩子--一个年轻的学生。全家人被令留在屋外,这批军官进入住房有系统地搜索了所有房间。躺椅、沙发、床垫都被撕开、食橱衣柜里的东西尽数拿出扔在地上,厨房被毁,器具被捣被砸,食物被倾倒,包括橄榄油坛子里的东西被倒在阳台上,学校的笔记本和课本都被撕裂。为了这一得意扬扬的军事作业圆满告成,其中一人在大厅拉粪,把粪便掷在一个床上。这些所作所为是在同日特拉维夫袭击案之前七小时发生的,决不能被认为是一种报复行为。

49. 我们立即将这一事例告诉同我们往来的一个以色列人,他说他虽对此事感到遗憾,但却可说明--如果需要说明的话--尽管有命令,尽管和平进程艰难,占领军的士兵总是有可能滥用权力的,出于恶作剧或出于仇恨。他说这种侵犯激起了对他们和所有占领者的仇恨。

三、加沙境内情况

50. 必须承认的事实是,实行自治几个月之后,加沙地带情况颇为混乱,巴勒斯坦当局在诸多问题之下形于崩溃。

51. 安全事务由巴勒斯坦警察部队主管,受Nasser Youssef少将的指挥。这一急速组成的部队看来已为民众所接受,尽管部队人员并非来自本地。挪威和瑞典警官协同人权事务中心在实地提供培训。

52. 把士兵培训成警察人员并非易事,新征警察人员首先必须接受公民权利教育,知道警察人员行动的范围以及一般的人权。Youssef将军希望成立一所警察学校雇用外国专家来培训学员。但这一项目的经费尚无着落。

53. 言论自由已得到保证,和平进程或巴勒斯坦当局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未作任何区别。下一步骤是保证新闻自由。

54. 民众拥有武器一事使得安全难于控制;这一情形必然地必须受到控制。这一严重问题必须加以解决,根据我们得自巴勒斯坦当局中负责司法的Freih Abu Meddein先生的资料,办法是通过当前正在研拟中的一项法律。

55. 巴勒斯坦当局及其政治上的反对派之间,关系相当紧张,警察人员的活动始终是十分棘手的。反对派经常违反订立的法则,例如举行未经许可的示威游行,但无加以干预的可能性。引起冲突的危险总是很大。同样也很难实行同以色列达成的协议,虽然协议中规定巴勒斯坦警察部队经以色列人的要求必须采取行动并遵循某些程序,以此作为相互援助安排的一个部分。这些难处决不能被认为是理由,在加沙人人都对缺少明确的立法感到遗憾。

56. Hanan Ashrawi女士(她工作的组织总部设在耶路撒冷)甚至要求把所有被占领领土和自治区的法律规定统一起来。历史、军事占领及其法令以及近来的自治给整个地区的法律规定都留下了印记,而并没有对它们加以澄清或统一。

57. 如不在自治区举行自由选举授权立法,这一问题解决不了的。但在协议中,以色列当局对它如认为威胁到以色列安全的某些法规,却保留了反对的权利!

58. 自治领土在培训法官方面也需要协助。

59. 27年占领期间内发布的所有军事法令是有可能撤销的,但无以色列的同意则是办不到的。

60. 加沙地带和杰里科获得自治以来,即随着奥斯陆协议和开罗协议产生的和平进程的起初影响,起义虽已停止,但尽管以色列从加沙撤走了占领部队,仍有450士兵驻在那里保护领土上的以色列移民点。

61. 关于基础设施,一切都得重建或新建,尤其是在加沙城市,道路、下水道、水供应系统等等都破旧不堪。如想来日发展旅游业,壮丽的海滨也必须加以清理。

62. 在以色列就业的20,000至30,000工人仍是一个问题。目前60%工人失业,加沙的重建不仅经费尚无着落,也吸收不了所有失业者。

63. 为了满足所有这些需要,巴勒斯坦当局将必须建立或重组一个能够征收税入的公共行政机关。居民条件如此不利一定提供不了什么税入来负担政治当局的需要,即便作出正确估计也非力所能及。

64. 在经济领域,加沙的情况尤其令人不安。土地贫瘠,大多为沙质地,实际上无出口可言。在加沙的所有消费品几乎都来自以色列。只有从外部引进大量支助,发展才有可能。

65. 我们所访问接触到的人们大多数虽赞成和平,但他们情况的艰困、改变步伐缓慢以及对改善生活的希望消退都使他们日益感到不满,这从长来看对整个地区的安全必定危如累卵。

四、结论和建议

66. 我们对被占领领土和加沙自治区情况的评估连同我们收集到的事实和证据(当然要细加证实尚无可能)都已在我们会见各位部长及其工作人员时送交以色列当局。

67. 据1993年开展的和平进程推测,继续进行谈判的各方一定有意愿作成不可逆转的决定,进而最终应当导致巴勒斯坦人在领土上扩大自治,接管对某些部门(教育、卫生等)的管理和职务。

68. 同时正在为建立中东各国之间的和平和新的关系谋求双边解决办法。最近同约旦王国达成的协议正好表示以色列愿望消除以色列及其邻国之间的战争状况。

69. 现已采取的所有这些积极步骤是不容忽视的,但须承认的是,一旦和平进程告成,人权得以实施的机会将大为增进。因此国际社会有义务促成这一进程,并向参与这一进程的各方大力提供物质支助。不然,掀起的希望又将变为带着愤恨的失望,袭击---镇压循环势必在全国重新扩散。

70. 仍有两个敏感的要件我们在本报告中未予述及,此即耶路撒冷和移民点。

71. 关于第一点,巴勒斯坦人对约旦---以色列协议的反应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侯赛因采取的立场,如果需要证据的话,都可说明这一问题是多么敏感。

72. 关于以色列在被占领领土和加沙的移民点,不必是个预言家就可指出,移民点必定是以色列及其巴勒斯坦人邻居之间关系的谈判中一个极其棘手的要点。移民点的地位势必加以明确规定,它们的安全问题靠在领土上维持专门部队最终是得不到解决的,这些领土现已获得自治,一旦独立这样做更是不可能。

73. 我们会见的绝大多数人们即便承认在全国犹太人和穆斯林信徒历来始终是邻居,但目前的情况如不重新加以确定,势必导致不幸的冲突。这一点我们在1994年1月28日的简短报告中业已加以强调。

74. 国际社会应当支持正在进行的和平进程和谈判,鼓励取得圆满成果并促成所达成的各项协议的执行。这样我们才能设想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达成新的关系,人权才能自然地得到重视。

75. 自从领土被占以来,大会任命的特别委员会即负责监测在世界这一地区对人权的尊重。但这一委员会从未被允许进入以色列或被占领区履行其任务。它编写的报告是根据在领土外听取的证词。大会和人权委员会也都一直未能说服以色列改变它对特别委员会的态度。

76. 大会和人权委员会在推行被占领领土内人权实施领域也一直没有取得任何特别成果。既未能采取任何特定措施,政治上的谴责也无成效。国际公众舆论与以色列的公众舆论相似,都认为安全优先于人权,每次发生恐怖主义分子袭击都引起

同样的感觉。阅读这份报告也无济于导致被占领领土内的情况会有迅速或可以看到的政变。

77. 我们的结论是,只有各国通过双边或多边关系才能影响以色列政府或甚至影响和平进程中的谈判者。这些国家也都有可能性积极参与促成进行中的各个项目获得成功,办法是向自治区提供财力和技术援助。让我们不要去想象,即外国军队对一领土的军事占领同尊重我们当今所设想和加以界定的人权是能和谐相容的--这与人类历史尤其是近几个世纪历史所告诉我们的正好相反。

78. 当然解决办法在于为保证彼此的存在和安全,在国家之间建立正常的和平关系。

79.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停止谴责侵犯人权行为或停止干预人权遭受威胁的国家。但如果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在别处而非经由发表一份报告的方式仅是汇报事实而已,则我们不如改变方法。

80. 我们提交本报告正是基于这一精神,报告自然产生的结论是,提议取消我们的服务,甚至一并取消任命关于被占领领土的特别报告员。出一份报告可能减轻良心负担,但是报告是否有效是应当用报告中提出的要点之影响力来衡量的,并应当以这些要点如何认真地受到所针对的各方的重视来衡量。

XX XX XX XX XX